

悲惨世界

(上)

Les misérables

全译本 精·彩·阅·读

〔法〕雨果◎著 刘文琪◎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悲慘世界

(上)

Les misérables

〔法〕雨果◎著 刘文琪◎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全2册 / (法) 雨果著；刘文琪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26-4293-5

I. ①悲… II. ①雨…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845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http://www.ti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55mm×220mm 1/16

印张：76

印数：3000 册

字数：50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6-4293-5

定价：78.00 元

前 言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一生创作了诗歌二十六卷、小说二十卷、剧本十二卷、哲理论著二十一卷，共计七十九卷。他的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长篇小说。

1802年，雨果出生在法国东部贝尚松城的一个军官家庭。他天资聪颖，20岁便出版了自己的诗集《颂诗集》。1827年，他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虽然剧本最终没有上演，但这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是他极为重要的文艺论著，极大地推动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1830年，他根据序言的理论写成的《欧那尼》是浪漫主义代表作，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于古典主义的胜利。

《悲惨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源自两件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劳役五年，刑满释放后，他的黄色身份证使他在就业中处处碰壁；好友维克多年轻时的逃亡生活。雨果准备写一个苦役犯在教义的劝化下弃恶从善的故事，便于1828年开始搜集材料。1832年，这部小说已经构思明确。另外，他在搜集材料的同时，还分别创作了长篇小说《死囚末日记》、《克洛德·格》以及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45年，他正式开始创作这部小说。他一边创作，一边继续搜集材料，顺利完成第一部，命名为《苦难》。不久，雨果卷入政治旋涡，小说于1848年又遭搁置，《苦难》随雨果流亡盖纳

西岛。在流亡期间，雨果重新审视、反思，用全方位的眼光和思想，对《苦难》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并继续创作，最终完成此书，命名为《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一书讲述了因偷取一块面包被捕且多次企图越狱而被判十九年苦役的冉·阿让出狱后的个人经历。冉·阿让一生坎坷，他是一个具有浓烈浪漫主义色彩的主人公，而他的浪漫主义色彩主要表现在他的精神道德方面。由于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从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变成了“猛兽”，盲目地报复社会，以致做出了令他悔恨终身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又让他有了更深的觉悟，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境界。

小说展现了近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新兴的工业城镇、腐败的法庭、黑暗的监狱、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其细节真切，形象鲜明，色彩浓重，气势磅礴，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目 录

第一部 芳 汀	001
第一卷 正直的人	001
第二卷 沉沦	052
第三卷 一八一七年	099
第四卷 寄放，有时便是断送	125
第五卷 下坡路	136
第六卷 沙威	171
第七卷 尚马蒂厄案件	181
第八卷 祸及	241
第二部 珂赛特	256
第一卷 滑铁卢	256
第二卷 洛里翁战舰	303
第三卷 履行对死者的承诺	314
第四卷 戈尔博旧宅	362
第五卷 猎犬在暗中默默追捕	376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区	403
第七卷 题外话	429
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	441

第三部 马吕斯	489
第一卷 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489
第二卷 大绅士	509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519
第四卷 ABC 的友人	553
第五卷 苦难的妙用	583
第六卷 星辰辉映	601
第七卷 猫老板	616
第八卷 作恶的穷人	624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699
第一卷 几页历史	699
第二卷 爱潘妮	731
第三卷 卜吕梅街的一所房屋	746
第四卷 或许下面的援助就是上面的援助	775
第五卷 结尾和开头不同	784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797
第七卷 黑话	827
第八卷 欢乐和失望	847
第九卷 他们去哪儿	876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883
第十一卷 原子和风暴结拜兄弟	903
第十二卷 科林斯	913
第十三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942
第十四卷 失望的伟大	951
第十五卷 武人街	965
第五部 冉·阿让	980
第一卷 四面墙之间的战争	980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肠子	1047

第三卷	身陷污泥，但心灵高尚	1061
第四卷	沙威灵魂出窍	1093
第五卷	外孙与外公	1103
第六卷	夜不能眠	1128
第七卷	最后一滴苦酒	1148
第八卷	黑暗袭来	1167
第九卷	最终的黑暗，最终的光明	1178



在那个时期里，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要使自己成为有出息的、有成就的人，就必须有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必须去读书，读一本好书，或者去听一个好老师的课。他必须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科学、文学、历史、地理等。他必须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理想的、有抱负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毅力、有决心、有恒心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勇气、有胆量、有智慧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远见、有预见、有预见力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领导力、有组织力、有执行力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有号召力、有感召力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魅力、有魅力、有魅力的人。他必须成为一个有魅力、有魅力、有魅力的人。

第一部 芳 汀

第一卷 正直的人

一 米里埃先生

一八一五年，迪涅的主教是沙尔·弗朗索瓦·福来·米里埃先生，他已经上了岁数。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已经开始担任迪涅的主教这个职位了。

虽然这些小事和我们将要讲述的故事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为了细节能尽可能的详细一些，在这里交代一下他初来迪涅上任时，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流言蜚语，并非无用之举。对一个人的评价无论是真还是假，在他的生活中，甚至是在他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和他亲身做的事一样重要。米里埃先生的父亲是一名参议，任职于艾克斯城法院，也就是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传闻他的父亲想让他接替自己的职位，就让他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早早地成了家，这在司法界贵族家庭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查理·米里埃已经结婚，但人们还是对他议论纷纷。他虽然身材矮小，但是长相俊俏，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风华正茂的时候，几乎整天混迹于交际场所和女人之间。后来革命爆发了，社会动

荡，司法界贵族家庭因为惨遭摧毁、驱逐、追捕而无不亡命天涯。在革命刚一爆发的时候，查理·米里埃先生便逃亡到了意大利。长期以来，他的妻子备受肺病的折磨，客死他乡。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米里埃先生的人生又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家庭的衰败，在逃亡者看来显得尤为恐怖和骇人的九三年上演的种种悲剧，是否让他的思想变得消沉，使他感到孤寂呢？一个人，倘若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或许不会有过多的感慨，但有时有一种可怕的打击，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他在少年时被欢乐和温情所围绕，是否受过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关于这一切没有人了解，我们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便已经是一位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埃先生担任百里鸟乐的本堂神父。当时他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在皇帝即将加冕之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事情，到巴黎去了一趟。他向上级陈述他教区的信徒们的情况，夹在一群显贵人物中间去见红衣主教。一天，拿破仑皇帝来探望他的舅父，而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父刚好在前厅候见，两人不期而遇。拿破仑见这位老人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便转过身来，问道：“这位老者是谁呀，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陛下，”米里埃先生回答，“您看见一个老者，而我看一个天子。我们两个都很上算。”

那天晚上，皇帝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父的情况。没过多长时间，米里埃先生就接到了被任命为迪涅主教的消息，他曾对此感到十分诧异。

除此之外，关于米里埃先生初期生活轶事的传闻，哪些是真实的？谁也说不清楚。米里埃家在革命爆发前的情况没有多少人知道。

小城市中的人，都喜欢没心没肺地议论纷纷。没有一个初来此地的人能逃脱这种折磨，米里埃先生也不能例外。尽管他是一名主教，或许正因为他是一名主教，便更该忍受这些。实际上，那些有关他的诸多谈论，或许也仅仅是谈论而已，这些话全都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而已，甚至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而南方人则通常会说“胡说八道”。

不管怎样，他在迪涅做主教已经有九年了，那些小市民最初传得满



城风雨的话题，现在全都烟消云散了。没有谁敢再提起，人们甚至想都不敢想。

陪同米里埃先生一起到迪涅来的，是一位老姑娘，她的名字是巴蒂丝汀，是他的妹妹，比他小十岁。

他们只有一个名叫玛格鲁太太的女佣，她与巴蒂丝汀小姐是同龄人。玛格鲁太太起初只做“本堂神父先生的女佣”，如今则身兼双职：小姐的侍女、主教的管家。

巴蒂丝汀小姐有个高挑的个子，十分瘦弱，皮肤白皙，为人和善，她这个人完美地诠释了“可敬”这个词的含义。由于世俗的偏见，一个妇道人家必须要在做了母亲之后，才可能达到“可敬可佩”的程度。她并不是天生丽质，但一辈子广积善行，年深日久，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洁白”的光彩，随着时光的流逝，她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感人的仁慈之美。年轻时清瘦的身体，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就显得清虚疏朗：这般的清虚疏朗，会让人不由得想到天使。巴蒂丝汀比贞女还要圣洁，可以说她是一个灵魂。她的整个身体看上去只有一些阴影，只有一点儿肉身来显示性别，只有一点儿实体来承载微光；秀长的双眼常常低垂着，这便是一个灵魂在世间的寄存。

玛格鲁太太是一个胖乎乎的、矮小的老太婆，她皮肤很白，整天都在操劳，总是气喘吁吁的。一方面是因为她每日都在劳动，一方面是因为她有哮喘病。

米里埃先生到任的时候，被安排在主教府中居住，人们便用律令所规定的仅次于元帅地位的礼节来接待他。市长与议长都先来拜访了他，他也最先前去拜访了将军与省长。

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小城便在它的主教的管理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 米里埃先生变成福来主教大人

迪涅主教府紧临医院。

主教府大厦高大雄伟，兴建于上个世纪初期，用石料建成；兴建者是亨利·彼惹大人，他是一位巴黎神学院博士，曾经是西摩尔修道院的院长，一七一二年担任迪涅主教。这所住宅非常豪华，各处都彰显着华贵的气派：有独立的主卧、宽阔的客厅、充足的客房，所有设施都很齐

全；正院十分宽敞，穹隆的回廊具有古代佛罗伦萨的风格，庭园中树木碧绿。楼下与庭园相对的那一面是一道长廊，布置得甚是华丽，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彼惹主教大人在那道长廊中设宴招待过以下几位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布吕拉尔·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利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里永；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恺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吉尔；

经堂神父——御前常侍宣道师；

塞内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在这道长廊中，这七位名人的画像始终悬挂在那。而“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具有纪念性的一天，也用金字雕刻在厅里的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石碑上。

所谓的医院，只不过是一所又窄小又低矮的房子，庭园也很狭小。

主教上任三天以后，就去参观了一下医院。后来，他派人去请医院院长到主教府里来一趟。

“院长先生，”主教对他说，“如今您有多少个住院的病人？”

“有二十六个，主教大人。”

“这与我数过的完全相同。”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继续说，“一张挨着一张，离得太近了。”

“这刚好是我注意到的。”

“如果病房是很小的房间，那么空气就很难流通。”

“这也是我感受到的。”

“那里的庭园很小，虽然有阳光，但是哪里容纳得了这些刚刚康复的病人呢？”

“这也是我心中所想的。”

“可能还有传染病，今年就曾有过伤寒，两年以前有过粟粒热，有时候病人多达百人，我们几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也是我想到的。”

“还能想什么办法吗，主教大人？”院长说，“只能这样将就。”

这次交涉，正是在楼下的长廊餐厅中进行的。

主教考虑了一会儿，突然回头，对院长说：“先生，就拿这个大厅而言，您觉得可以放下多少张床呢？”

“主教大人的餐厅？”院长大惊失色，大声叫道。

主教看了一遍大厅的周围，好像在用眼睛进行测量。

“能够放二十张病床！”他好像自言自语，马上扯开嗓门说，“瞧，院长先生，我必须告诉您。很显然有了问题。你们二十六个人，只有五六间小房子可以居住；但我们这儿只有三个人，却占了可以容纳六十个人住的地方，一定有了问题。您所住的是我的房子，而我住了您的。请把我的房子还给我，这儿才是您的家。”

第二天，主教搬到医院里去住了，那二十六个穷困的病人却搬进了主教府。

米里埃先生没有任何财产，他的家早就在革命的时候败落了。他妹妹那五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主教府中居住，也仅能维持她自己的花费而已。米里埃先生以主教的身份，一年能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国家薪俸。他搬到医院中居住的那天，就总结并决定了这些钱怎样使用，分配详细。他亲手所写的一份单子，现在抄录如下：

家庭开支分配单

支助小修院	一千五百法郎
支助传教圣会	一百法郎
支助迪迪埃山遣使会教士	一百法郎
支助巴黎外方传教会	三百法郎
支助圣灵会	一百五十法郎
支助圣地宗教团体	一百法郎
支助慈幼会	三百法郎
支助阿尔勒慈幼会	五十法郎
支助改善监狱的善事	四百法郎
支助抚慰及救济囚徒的善事	五百法郎
替做家长的囚徒还债	一千法郎

补助教区学校穷苦教师的工资	两千法郎
支助上阿尔卑斯省的丰收粮仓	一百法郎
支助迪涅、玛诺斯克、西斯特龙等地	
妇女联合会免费教育穷人女孩	一千五百法郎
救济穷人	六千法郎
个人支出	一千法郎
共计	一万五千法郎

米里埃先生在迪涅任职的时候，好像一直没改变这个开销的分配方案。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他把这叫作“本府开销标准”。

巴蒂丝汀小姐绝对接受、服从这种分配方案。在这个圣女的眼里，米里埃先生不但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主教；按照人性他是她的朋友，按照教会则是她的上级。巴蒂丝汀小姐爱他，对他敬仰得几乎无法表达。他讲话的时候，她就恭敬听从；他行动的时候，她就跟随在身边。女佣玛格鲁太太是个有点啰唆的人。我们也都明白，主教先生只给自己剩了一千法郎，而且，如果乡村本堂神父到迪涅来，主教先生还可以招待一下他们。这归功于玛格鲁太太的节衣缩食和巴蒂丝汀小姐的克勤克俭。

一天，——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近三个月——主教说：“就这么点儿钱，太少了。”

“就是啊！”玛格鲁太太回应道，“大人在城内办公，去巡查教区，省里应该给车马补贴，大人却从来都没有申请过。以前的主教可不这样。”

“对，”主教说，“您说得在理，玛格鲁太太。”

他递交了申请。

没多久，他的申请便得到了省议会的回复，经投票决定以后每年会给他三千法郎的补助，立项是：主教先生马车、驿车和巡视教区补贴。

一时间，当地资产阶级对此事议论纷纷。一位帝国元老院^①议员曾

① 指由二十四人组成的拿破仑帝国的元老院。

对雾月十八政变^①大为支持。有一位在迪涅城郊有优厚年俸的原五百人院^②议员，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密函给司祭比戈·德·普雷阿纳先生。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车马补贴？在一个人口不足四千的城市中，用它做什么？驿车和巡视补贴？第一，有巡视的必要吗？第二，山区里会用到驿车吗？哪里有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骑马。那座架在阿努堡迪朗斯河上的小桥，仅仅能让牛车通过。这些神父全是一个样，既贪婪又吝啬。如今的这个一开始装得如正人君子一般，此时看来和前任没有什么不同。他需要马车和驿车。他跟之前的主教一样，都想过奢靡的生活。啊！这群可恶的神父！伯爵先生，唯有当皇上将这些狗神父肃清之后，才会有好事发生。打倒教皇！（那时正在与罗马闹矛盾^③。）而我本人，我只忠于皇帝一人……

不过，这件事让玛格鲁太太大为兴奋。“这可太好了，”她和巴蒂丝汀小姐说，“以前，大人总是只考虑别人，最后是要为自己考虑一下了。该施舍的全都施舍了。这三千法郎该属于我们了！”

那天夜里，主教将一张清单交给他妹妹。其内容是：

马车和巡视教区补贴

医院病人水果	一千五百法郎
德拉基尼扬慈母会	二百五十法郎
埃克斯慈母会	二百五十法郎
孤儿	五百法郎
弃儿	五百法郎
总计	三千法郎

这便是米里埃先生给那笔补贴做的预算。

至于主教那些额外的非固定收入，如：布道费、简略洗礼费、特免费、教堂或小教堂祝圣费、结婚公告费、婚礼费，等等，由于是计划施

① 拿破仑在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雾月十八日，即公元1799年11月9日，发动了政变，其独裁统治由此开始。

② 1795年10月，代表资产阶级暴发户利益的热月党人，经资产阶级投票决定成立了元老院与五百人院。

③ 1804年，教皇庇护七世去巴黎为拿破仑加冕，后被拘禁于法国。

舍给穷人的，主教便向富人收取很高的费用。

不久，捐款熙来攘往。富人和穷人都到米里埃先生的家里来，富人来捐款，穷人来寻求帮助。一年不到，主教就成了所有善行的司库及所有救助金的出纳。作为一笔笔巨款的经手人，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只保证基本的需要，没有增添一件不必要的东西。

不但如此，因为下层的贫穷永远比上层的仁慈多，可以说钱在收入之前就全部付出去了，就像水泼到干旱的地上似的。他收进钱相当于没收到，永远没有余款。所以，他勤俭节约，从自己身上想办法。

主教颁布布告和公函，照例在最上面写上他的教名。当地穷人似乎出于爱戴的本能，在这个主教的几个姓名里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那个，并称他为福来大人。需要这样叫的时候，我们也得这么称呼他。何况他很中意这一称呼。

“我喜欢这个名称，”他说，“福来比大人要好。”

三 好主教 苦教区

主教先生将自己的车马费用来救济别人，不过体察教区的工作他却没有因此而放下。迪涅教区这个地方非常贫穷，山多而平原少，正如前面提到的，连条大路都没有。这里有三十二个教区，四十一个司铎区，二百八十五个小区。主教要把所有的地方都体察一遍，非常困难。然而，主教先生却做到了。如果不远，他就步行去，到平原就搭乘乡间马车，到山里就干脆骑驴。两位老妇人总是陪伴着他，假如道路对她们来说十分难走，他就一个人前往。

有一天，他骑着驴来到古老的主教城色内兹。这个城市以前是主教府所在地。那个时候他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没钱雇用更好的坐骑。城市长官站在主教府邸门口迎接他，带着一副不快的神情瞧着他从驴背上下来。几位富绅在他身边讥笑主教先生。

“长官先生，诸位富绅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感到难堪。你们觉得一名贫苦的教士竟然自以为是，骑着耶稣基督曾经骑过的坐骑。我得坦白地告诉各位，我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并不是出于爱慕虚荣。”

他在体察教区的时候，对人态度和蔼，经常与人交谈，很少布道。

他不把道德问题放在无法逾越的高度上，论据和举例也都贴近生活。在一乡居民面前，他总是将邻乡当作榜样，面对尖酸苛刻的乡镇穷人，他就说：“看看布里昂松那儿的居民吧。他们给穷人、寡妇以及孤儿比旁人提前三天去他们的牧场上割草料的特权。如果房屋坍塌，他们就替他们重新修盖，一分钱都不要。因此，那儿可算是受到了上帝的庇护，整整一百年了，没出现过一件谋杀案。”

有些村子的人斤斤计较，贪心不足，他便说：“看看昂布兰那里的人吧。在收获的时候，如果哪个人家的儿子在服兵役，女儿进城工作，父亲也生病，无法劳动，本堂神父在布道的时候就会将他的情形说出来。所以，礼拜日做完弥撒以后，村里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到那户困难的人家的地里，替他收割，把麦秸搬回去，麦子放到仓里。”

到了因为金钱和遗产问题而发生矛盾的家庭，他就说：“看看德沃吕山区地方的人吧，那儿非常凄凉，五十年都不会听见一次夜莺的鸣叫。但是，无论谁家中死了父亲，儿子就出外谋生，把家里的财产留给自己的姐妹，便于她们找到丈夫。”

到了争讼成风，农民由此而破产的村镇，他就说：“看看盖拉谷那些仁慈的农民吧。那儿共住着三千个安分守己的人，上帝啊！那儿简直像个小共和国，他们不但没有法官，而且连审判官也没有。乡长处理所有的事情：他负责分配捐税，各人交纳多少，都凭良心公平办理，还义务替人解除矛盾，给人分配遗产但不拿钱，判处案情也不要钱。人们都信任他，因为他是生活在简朴的人中间的一个正直的人。”

到了没有教师的村庄中，他谈的还是盖拉谷人：“你们清楚他们是怎样办的吗？一个很小的地方，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供养一个教师当然很困难，所以，整个谷里就一起聘用几个教师。叫他们在村庄之间巡回教学，在这个村停留一星期，到那个庄又待十天。我曾在集市上遇到过那些教师。他们的帽带上都有鹅毛笔管，不难认出来。教语文的只带一根，既教语文，也教算术的带两根，教语文、算术和拉丁文的就带三根，他们个个都学识渊博。现在无知是很可耻的事，向盖拉谷的人学习吧。”

他这么谈着，严肃而和蔼。假如缺乏现实事例，他就用比喻，直截了当，言简意赅，而且十分生动。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雄辩天才，充满自